

2217-62
\$33
DLR

大陆人

少君 著



A0993887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陆人/少君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6

(少君文集·小说卷)

ISBN 7-5059-3853-3

I. 大… II. 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991 号

书 名	大陆人——少君文集
作 者	少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朋智
责任印制	邢尔威
排 版	北京久久文化公司
印 刷	铁道部十六局材料总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00 千字
印 张	21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853-3/I·2971
定 价	42.60 元(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现在的网

刘醒龙

在我们这些为传统纸质媒介写作的人面前，少君总在大谈网络文学。其背后隐藏着一个让少君颇为得意的目的：发表在传统纸质媒介上的文学，于 1989 年前后在中国大陆上失去轰动效应，他却在 90 年代的英特网上拥有上百万读者。

不久前，我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去美国访问。少君闻讯从几百公里之外的凤凰城到洛杉矶来看我，见面后他还在重复着这些话。换了别人，他这样做是丝毫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可我还是向他表示了自己的遗憾。因为少君是用汉语在网络上进行文学写作的开山鼻祖，他却没有在网络上发现被美国的中文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我们，还是靠着别人用传统方式告知于他。

我经历网络的历史不长。在我的网络年龄进入半岁时，我就发现网络的一个秘密：网络上的点击率并不能代表读者数量！那些在传统印刷机上印制而成的书，摆在书店的书架上，每天都会被人取下来信手翻上几页，不过多数人会将到手的书放回书架上。这样的人是不能算作读者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进行有效阅读。网络上的人跟着鼠标走，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过客，只要鼠标点击出来的东西稍稍不合自己的兴趣，心思一跳，鼠标就会毫不客气地关了窗口。这种情形下的点击，简直就是一个人信手摸一下某本书并在上面留下一片指纹。照此法来计算，我的





摆在世界各地书店与图书馆里的小说，被摸过和碰过的次数恐怕也有百万次。遗憾的是，只有英特网能让统计学原理百分之一百地付诸现实。少君所言的数字是有根有据的，我的想法怎么说也有浮夸之嫌。

上网不几次就发现少君的踪迹。按照他附在个人网页最后的联系地址，我一连 E 了他几次。开始我还挺客气，到最后一次 E 他时，我已经顾不上斯文，用的全是些恶狠狠的汉语语汇。可这些全没有用。少君在英特网的最深处藏得像一只鼯鼠。在文学中，少君坦荡得够可以。阅读少君的作品，我不得不时常分出精力，压下自己的念头，不去想正在阅读的作品是否有少君个人的亲历性。就我对少君的了解，有些作品确实有亲历性嫌疑，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得在此提醒他多加注意：一个完全仰赖个人经验的作家，是不大可能在文学道路上走得久远的。

少君的经历在他这种年纪的男人中是很复杂的。如果少君至今仍在中國大陸做一名政府官员，他的人事卷宗少不了要将牛皮纸做的档案袋，填得如同朝鲜战争中塞在美军坦克底下的大炸药包。少君弃官出走，在美国他不像多数华人那样沦为社会的底层，只能在华人圈子里讨生活。他在白人占多数的主流社会里站得稳稳的。这一点使得他在回首时，比其他人多了一重视角——悲悯。在那批同是侨居美国的华人作家中，少君写作上的这个特点尤为明显。大家都在写那些从前的歌星、博士、记者，少君则摆脱了期艾伤怀与苦苦挣扎的传统情感架构，在写作中让自己时刻与人物坦诚相对，并且不失分寸地将自己摆得与人物高出半个头的样子。这一点很关键。悲悯需要悲悯者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与修养。

少君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对现实的批判性。读他的





作品，不时能感到有一个怀揣老式左轮手枪的职业杀手，衣冠楚楚地站在庆典与盛宴的人群中，等待着出手的时机。这几年由于朋友的关系，美国华人的作品读得比较多，大约是由于心情飘泊的原因，多数人都在选择感伤作为作品的情感主线。少君却依然保持着他在现实生活土壤里所滋润出来的批判态势，哪怕是在描写温情脉脉的爱情时，也不忘腾出键盘与内存来，用上几组犀利的词语，对让他感到愤懑的东西痛斥一番。

我曾惊讶少君在他洋洋数十万字，数十个短篇里，为何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一种叙述方式：总是两个人，一个人倾诉，另一个人倾听。那种单纯就是用幼稚来形容也差不多恰如其分。少君有过在大陆某座城市当官的经历。这座城市后来因一起特大走私案的曝光而举世闻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少君不无后怕地说，他若是还留在那儿，这一次很有可能被当地的那些人做进去。一个人对艺术追求的过程也是竭力完善自身的过程。生活得太复杂的少君，需要在文学中找回那属于自己的单纯。哪怕是曲折不堪的故事，哪怕是变态得只有用哲学来对付的人物，一旦到了他的文章里，便都受到他内心愿望的摆布。网络里的少君之所以拥有上百万次的点击率，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种单纯的魅力。的确，在当下世界，男人所表现出来的单纯，比女人身上仿佛与生俱有的单纯更能打动别人。

多少年后，肯定会有为数不少的人向历史诘问，就像中国大陆文学界已经开始的一幕：诸如《班主任》、《伤痕》等作品怎么能够在文学史里登堂入室？《班主任》和《伤痕》的意义是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无可替代！至于少君，他的写作意义是由英特网来决定的，一如当年郭沫若的《女神》是由白话文决定的那样。少君发表在网上海林



总总的作品，肯定不是网络文学的高峰。但它是黄海上的水准基点，由此才可以一步步量出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2000年7月26日于武昌梨园





现在的网(序).....刘醒龙 (1)

大厨(1)

大陆人(8)

ABC(13)

图兰朵.....(17)

性革命.....(26)

爱是什么.....(35)

洋插队.....(42)

愿上帝保佑我们.....(49)

我先生.....(53)

告别.....(58)

新移民.....(64)

假画.....(68)

女秘书.....(75)

下岗.....(80)

棚儿爷.....(87)

老布尔什维克.....(92)

绿帽子.....(99)

初恋(103)

鬼市(108)

歌星(120)

男人(124)

破车(135)





演员	(142)
经济学家	(147)
爱是不能忘记的	(159)
爷们儿	(166)
最初的心跳	(173)
晚恋	(176)
舞女	(187)
母亲	(192)
导演	(198)
开餐馆的老板	(204)
小姐	(209)
伊莉莎白	(215)
《泰坦尼克号》迷	(227)
爱到永远	(233)

附录:

“网”上走来——“少君”

——兼论少君的《人生自白》

.....陈瑞琳 (239)

追求“不朽”的少君

.....汤 木 (247)



大厨

我是第一次到休斯顿的这家最有名的中餐馆吃饭，据说当年布什总统的年夜饭都是从这里订做的；因为他当总统之前是这里的常客。我和我朋友吃完饭后，对菜的品质一阵夸奖引来了老板的注意，当得知我是北京来的，就一定要我去见见我的一位老乡——本文主角，今天当班的大厨。

他个头很高，大约有 1 米 86 的样子，身体开始发福，很壮很胖。对于老板的介绍，他像和天天见到的油锅一样，不冷不热地点点头，然后毫无表情地听老板和我们应酬。

老板带我们走出厨房时，用一种不知是惋惜还是炫耀的口气说出一句话：大吴是你们大陆科技大学的高材生，聪明能干，是块好料。

为了弄清这位科大高材生为什么会成为一位能干的大厨，我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最后终于请他开口说话了……

叫我小吴好了。以前同学们都这么叫我，问我对美国有什么感觉？告诉你，每次开车在 45 号公路上超过 75 英里的时候，我就希望突然有一辆大货车横着撞过来，把我的本田小货车撞个粉碎。这就是今天我对这个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真实感觉。我过去从来不信仰什么，一贯我行我素，而今天我信命，信那个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不尽相同的上帝。我相信大多数从大陆来美国的人，





都曾有过这种欲灭自我的潜在意识，只不过有人历时较长，有人只是一瞬间而已。

我是学近代物理的，但我至今搞不懂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人类这么一种会思维的高等动物？而时常骚扰人们正常生活的烦恼和忧愁，又是受到一个什么样的电磁场的作用？

十几年前我考进科大时，高考平均分数是 96.8，一直到毕业，我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科学家工作者。毕业分配到科学院一个研究所以后，我像那些所有自认为智商很高、感觉中国太小的青年一样，把全部精力用在考托福和 GRE 上。因为结婚等杂事的干扰，我的 TOFEL、GRE 两项成绩并不理想，于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服务咨询中心一个家伙的参谋下，我莫名其妙地报了美国南部的一所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

离开了满面红光的父亲和泪水涟涟的妻子，我的心像飞机腾空而起一样充满幻想。然而当飞机一落地，我的这种感觉就跑了一大半。第一个对美国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钱。首先在旧金山机场被几个大陆老乡连哄带骗住进了唐人街上一间又破又脏的鸽子窝，30 美元一夜，从大陆带来的 60 美元零花钱顿时少了一半。到德州后，我背着行李从灰狗长途车站走了 70 多公里才找到梦寐以求的学校。在外国学生顾问的帮助下办完一切入学手续之后，我躺在三人一间的宿舍里时，才感到在国内真是太天真了。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学生，根本无法想像到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学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不但没有公费医疗、生活补助金，而且那种条件和科大差不多的学生宿舍也要 300 美元一个月。我第一个星期在给我老婆的信中说：我得到了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其它很多东西，如自信、保障和信念，也许有一天也会失去

你。

那一段时间，我悲观极了。你想，我在大陆工资只不过 100 多块钱，又没有海外关系，好不容易东借西凑地弄到 2000 块美金，到学校后，学费、书本费、宿舍费交完后，我不但没有了一分钱，甚至还倒欠学校几百块钱。来美国之前，总听人说，在美国随便到哪家中餐馆刷刷盘子，也能挣 1000 块，可我所在的大学是孤零零地建在一个小镇上，我是他们第一个中国学生，别说没有一家中餐馆，镇上甚至都没有几家做生意的店铺。这里除了一个大兵营和这所大学外，方圆几十里都是荒地。最近的城市也离我们有 200 里远。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基本交通工具，语言又不太通，人生地不熟的人来说，就像坐监狱一样地呆了下去。你问我为什么不找人帮忙？一提起这个问题我就上火，我们班的同学有一半在美国，刚到德州时，我硬着头皮找了两个原来在学校彼此称兄道弟、吃喝不分的哥儿们，可电话那头一句惊喜之语后，全是搪塞之语，什么忍一忍、熬一熬之类的屁话，不但一毛不拔，而且很快就再也找不到人了，生怕我沾上他们。连续碰了几次钉子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句话的含义。

开课后，我首先是跟不上，在国内虽然外语考分不低，但老美讲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加上德州佬口音又重，和申葆青英语电视讲座的那个伦敦腔差之甚远，所以有时上课跟听天书一样。没办法，只好玩命看书以弥补不足。课听不懂总有办法去补习，最关键的是肚子问题。我第一学期交的宿舍费里包括伙食费，平常一闻 Cheese 味儿就恶心，而学校咖啡厅给包伙学生的饭顿顿几乎都是三明治或 Cheese 汉堡包。两个月下来，我胃病开始犯了，每天疼得我直哭。平常我最怕过周末，学校是一家教会办的野鸡大学，学生大都是德州中部那些老乡的子弟，他们





因为考不上好学校，又想要 College 的文凭，所以都缴钱上这个专门敛钱的私立大学。平常这些人根本不好好读书，花着父母的钱混日子，一到周末便大卡车小吉普浩浩荡荡地杀回去，或是狗男狗女约好到休斯顿或达拉斯去鬼混。所以学校里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几个看门的。这些上了年纪的白人很欺生，也许由于他们参加过越战，对中国人有一种很深的敌意。有一个星期六早晨，我睡觉起来，刚一开门想去厕所，忽然一大包垃圾从头上掉了下来，弄得我浑身恶臭，立刻吐了起来，这时那个平时就对我一脸怒容的独臂看门人走过来，对我大吼道：瞧，我的胳膊就是这样让你们中国人在越南给炸掉的，到处都是中国造的地雷。说完他大笑。我很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甚至回骂的力气都没有。你也许不相信，我到美国后的头两个周末，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就不吃任何东西。不是我不想吃，而是没有吃的，因为学校咖啡厅这期间关门。我又没有钱到外面加油站或超级市场去买吃的，所以只好饿着。那滋味好难受啊，现在想起来都胆战心惊的。没有吃东西，我浑身无力，只好平躺着，很多个周末我都是昏睡着过去的，那时常常暗自流泪，觉得堂堂七尺男儿，竟落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活头儿？要不是老婆三天两头来信拼命地鼓励，我早回大陆了。她使劲儿地劝我要忍住，千万不能一激动跑回大陆，让别人看笑话。老实讲，在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她是我精神上的惟一支柱，但不久就变成了烦恼，这是后话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病了，连续三四天高烧不退，我强忍着去上课，告诫自己不能倒下，但周末一到，我完全崩溃了。没有人理我，我烧得满嘴胡话，在宿舍里躺了两两天夜，直到星期一早晨才被人拉起来，抬到一辆卡车的后车厢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好久，就像要被送到火葬场的感

觉，我连挣扎的劲儿都没有，就晕过去了。直到醒来躺在一个有中国人的房间里，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那个曾经整过我的独臂德州佬发现我一直没出屋，又听到屋里鬼哭乱叫的，终于忍不住在星期一早晨叫着早到学校准备早餐的咖啡厅老板娘一起撞开了我的房门，看我病成这样，又不知打电话叫来救护车该谁付钱，左右为难一阵后，老板娘终于出了个好主意，让德州佬开车把我送到一百七八十英里外的一家最近的中国餐馆去，理由是都是中国人，也许会帮我。就这样，我被拉到一家叫湖南楼的中餐馆，德州佬把我抱到餐厅内，大吼着叫来餐馆老板，要求他收下我，给我找些药来吃。听老板讲，那个独臂老头很凶悍，好像要吃人似的把我推给了他。但我从内心还是很感激这个曾对我有成见的德州佬，要是没有他，也许我早没命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只呆了不到两个学期的学校，被别人，也许该说是被生活送进了中餐馆。那时我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电线杆儿似的只有 120 磅，真可怜！你知道餐馆老板说我醒来后就要吃的，说看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八碗餐馆头一天剩的酸辣汤泡干饭时，就像饿了半年的野狗似的。咳，这些都是往事了，别提了。

你问我为什么后来没回学校？要知道任何人有我那个经历之后，就再也不想过那种一星期只吃五天三明治的生活。那段时间，我每天至少吃三大盆饭，叫我做什么都行，只要不让我回学校。那家中餐馆开在一家美军陆军基地里，人手很难找，见我不想离开也就自然乐意让我在那儿工作，一月 500 块，管吃管住，从洗碗做 Busboy 起。第一个月发薪水时，我捧着 5 张 100 的钞票直哭，全都寄回给家里，让他们还债。当然，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告





诉他们我已经不再上学，我骗他们我是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公司上班。我父母都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老爸怕我读书分心去挣钱，还花了两千多块人民币邮资寄给我几十本砖头厚的他新编的《英汉成语辞典》，说让我卖给想学中文的老美，赚几个钱花。这堆东西至今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我的床底下，天知道谁会买它们。

你问我怎么会到休斯顿？说来纯属偶然。一天，和我在同一家餐馆打工的一个台湾人告诉我，休斯顿的中国人要在日本驻休斯顿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日本非法侵占钓鱼台的大游行，他想去，问我想不想一块去。我去和老板说，老板告诉我别瞎掺和，最终什么也不会得到。他在 70 年代是原来台湾著名的保钓运动活跃分子之一，现在对政治早已失去了兴趣。但我毕竟是中国人，对抗议小日本也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就这样，我们开了一天的车来到了休斯顿，说实在的，我那次一是想顺便看看休斯顿市容，觉得应该开开眼界，二是那台湾人答应我在路上教我学开车，我当然希望有这个机会了。在休斯顿，我天天都在中国城附近的中餐馆吃饭，才知道我在乡下那个湖南楼挣的薪水真是太少了。我那时已是湖南楼的炒锅，而且经常兼做油锅，老板不在时，我几乎就是大厨。可他们只给我 800 块一个月。在休斯顿像我这样的手艺，一月一千七八百绝不成问题。一想到家里为我出国至今债都没还清，就鼓起勇气去试了几家中餐馆。也巧，正好现在我的这家老板认出我就是游行那天口号喊得最响的留学生，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责任。

说起责任，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妻子，虽然她后来一直来信要求我帮她来美国，我也确实想了很多办法，但因为种种原因她来不了，於是开始在信中骂我欺骗她，说我一

定找到了一个金发美国妞鬼混，把她甩了。我很理解在大陆已婚单身女子的苦处，也同情她这个电大毕业生对美国理解程度。但有些事情不是凭我的本事能做到的。我妈妈后来给我来信，用十分小心的语句告诉我，我老婆已经和别人好上了。当时我确实伤了好一段心，心想我在这里受苦，她却另寻新欢。但冷静下来后，才觉得自己好自私，我到美国难道是为她吗？今天所有的一切也并非因为她，我有什么理由不让她去寻找幸福，何况自己对她所应尽有的责任却一点也没尽到。——你问我现在？现在我和我老婆正在打离婚官司，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她要2万美元的青春损失费。我不想评价这个要求，但我实在一时拿不出这2万美金来。我现在同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同居，她是来美国后被她丈夫抛弃的。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们相处很好。我现在惟一感到有所内疚的是对那家湖南楼的老板，虽然他给我的工钱很少，但他赚的也并不多，何况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一声不吭地就这样走了，多少有点不仗义。咳，谁让我们生活在这个金钱世界里的呢？



你问我对在餐馆打工的感觉？怎么说呢？起码我不觉得我穷，起码不用看人眼色行事，高兴的时候我可以带我女朋友去拉斯维加斯赌上两天两夜。当然也有一种失落感，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存一笔钱，三五万块美金，然后找一个好学校继续我的学业。我的老板笑我痴心，说读到博士又有什么用，说等我攒足3万块钱就不会去读书了。我觉得这一切听天由命吧，不管怎么说，我起码现在还有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那种“惟有读书高”的思想。过几年你再来休斯顿，没准我已经自己开餐馆了。今天这个世界，谁会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呢？



大 陆 人

有一年圣诞节，我应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之邀到大峡谷度冬假。我们住在峡谷西边一栋庭院式的高级度假别墅群中。清晨，我和4岁的女儿到峡谷边上滚雪球，正玩得起劲，忽然从我们对面的一栋别墅中，走出他来。他微笑着用英文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当我用普通话再问他时，他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使我惊讶不已。因为此时的大峡谷早已被大雪封住，进谷度假要租用昂贵的直升飞机飞进来，更何况这里的房子早已在一年前就被订满，而且这个季节，这种高消费的度假村，连富有的老美都很少敢轻易来这里。我们站在一个可以躲雪的游廊下，遥望仙境般的雪中大谷，我终于缓缓地以上述疑问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哦，怪不得你也住在这里，是因为记者协会花钱请你。其实我昨天在前台登记时就看到你女儿了，当时我还以为是台湾来的呢。我是自己出来散散心的。当然也是为了趁年底多花些旅游钱抵税。每年圣诞节期间，大峡谷是全世界最热门的旅游热点。在这谷边上看那似隐似现的峡谷，你会感到人生的短暂，现实的虚无，更会觉得人是多么的渺小和可怜。你问我怎么能应付得起这么高的消费？你是不是觉得在美国只有那些日本人和台湾人才配来这种地方过冬假？问题的本质就带着一种大陆人的自卑和无奈。每当我出差和旅游到一些大城市开会、吃饭时，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大陆同胞，用不同的心态和口吻提出和你一样的问题，使我感到很心酸。我觉得从1980年大陆开放改革而大批往美国派留学生。十多年过去了，本来早

该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企业家和百万富翁，但当你在大陆人圈子中扫视时，你会伤心地发现绝大部分留学生仍然生活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发达、最自由的社会中的最底层。他们日复一日地在餐馆里端盘子、送外卖，在图书馆扫地，在仓库当壮工。

你问我自己？我刚来美国时，下飞机兜里只有 3 块钱美金。面对举目无亲，陌生而富饶的土地，我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我几乎什么样的工都打过，但有一点我绝不在这上面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大不了少吃一天饭或是少买一件衣服。我以最短的时间读完了博士课程，又靠学生贷款和奖学金完成了博士论文。其中的甘苦，相信每一个留学生都能体会。毕业找工作时我没有像许多留学生那样，为了一张绿卡，而不惜屈就一些既不对专业，待遇又不平等的小公司。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并不比那些美国博士生差，为什么他们能找到相应而满意的工作，而我就不能？所以，当 GE 公司的面谈通知书寄来时，我破例向导师借了 600 百块美金，买了一身高级西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能融进美国社会的学者样子。在该公司人事部经理惊讶的目光中，我拿出了精心装订的我在学校期间发表在世界各学术刊物中的数十篇论文，使这个看来很傲的老美，一下子变得十分热情可爱，他甚至主动要求由 GE 出一笔钱支付我因搬家而受到的财物损失。一个月后，我成为 GE 公司在俄亥俄州电子研究部门的高级研究员，并由于我在学校期间对电子集束上的深入研究，拨给我大笔研究经费，一年后，年薪也由开始的 4 万调到 7 万元。而现在，我则是他们的合同顾问，年收入近 20 万。

从我的求学求职经历中，我感到美国社会的公平和竞争性。几年来我从没有感到许多中国人所担心的种族歧

